

Series of **New History**

新史学译丛

丛书主编：彭刚 陈恒

西方儿童史

上卷：从古代到 17 世纪

Histoire
de l'enfance
en Occident

1. De l'Antiquité au XVII^e siècle

〔意〕艾格勒·贝奇

主编

〔法〕多米尼克·朱利亚

申华明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西方儿童史

上卷：从古代到 17 世纪

〔意〕艾格勒·贝奇

主编

〔法〕多米尼克·朱利亚

中华明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儿童史. 上卷 / (意) 贝奇, (法) 朱利亚主编; 申华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0316-9

I. ①西… II. ①贝… ②朱… ③申… III. ①儿童—生活状况—西方国家—古代~17世纪—文集 IV. ①D43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47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西方儿童史

上卷: 从古代到 17 世纪

〔意〕艾格勒·贝奇 〔法〕多米尼克·朱利亚 主编
申华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316-9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3½

定价: 75.00 元

“新史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彭 刚 陈 恒

编 委（按姓氏音序为次）：

陈 栋 陈 新 顾晓伟 洪庆明 李任之

李子建 梁 爽 刘北成 刘耀春 吕思聪

孙宏哲 王春华 岳秀坤

目 录

儿童史，无言的历史？

艾格勒·贝奇 多米尼克·朱利亚 /1

1. 针对儿童的新伦理准则？ /1
2. 儿童及其历史 /6
3. 菲利普·阿里耶斯以来的儿童史编纂学 /18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儿童 艾格勒·贝奇 /36

1. 城邦国家中的儿童 /36
2. 成长于城邦之中 /47
3. 想象的儿童 /52

古罗马文化中的儿童 让-皮埃尔·内罗多 /69

1. 婴儿（infans）与幼年（infantia） /70
2. 儿童（puer）和童年（pueritia） /73
3. 儿童祈神日 /76
4. 家庭领域 /77
5. 政治领域 /79
6. 宗教领域 /80
7. 女孩 /82
8. 奴隶 /83

9. 人类学、化学和教育 /84

10. 理想儿童 /89

11. 真实的儿童 /93

12. 想象与现实 /95

中世纪的儿童 艾格勒·贝奇 /106

1. 善与恶之间 /106

2. 家庭、教堂、学校、工作 /114

3. 儿童群体和特殊儿童 /122

神圣的儿童，儿童中的圣人：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
童年（1207—1231年） 迈克尔·古德里奇 /143

1. 妇女的重担 /145

2. 家庭环境 /146

3. 标志性的童年 /148

4. 儿童的健康 /151

5. 刻板印象 /152

6. 背井离乡的儿童 /153

7. 儿童的虔诚 /155

8. 遭人嫌弃的儿童 /156

9. 儿童游戏 /159

10. 对儿童的慈爱 /160

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儿童 艾格勒·贝奇 /174

1. 新形象 /174

2. 家中和外面 /178

3. 学习 /184

4. 教学规划 /195

5. 王族儿童 /200

14、15 世纪意大利的儿童、回忆和死亡

克里斯蒂安娜·克拉皮什·祖贝尔 /221

1. 看待儿童的目光的调整 /222

2. 被威胁的童年 /231

3. 儿童场所 /238

15 世纪教学论著中的儿童形象 欧仁尼奥·加兰 /254

1. 中世纪遗产与人文主义流派 /254

2. 家庭与学校之间 /265

3. 老师与学生 /271

16 世纪的学习对话录和儿童礼仪

弗兰兹·比耶莱尔 /280

1. 拉丁语：第二语言还是第一语言？ /280

2. 直接法 /281

3. “不要说……而应该说……” /283

4. 从对话式词汇到对话汇编 /285

5. 从莫泽尔兰努斯到伊拉斯谟 /288

6. 对话录，童年的镜子 /292

7. 教科书还是教师用书？ /297

8. 从功利到实用 /298

9. “我们并非生而为人……” /299

10. 伊拉斯谟式礼仪：新理念、新准则 /300

11. 学校礼节 /301

12. 从掌握语言到礼仪教养 /306

现代初期的儿童 多米尼克·朱利亚 /316

1. 驱除厄运，庇护儿童 /317
2. 无辜者与屠杀 /321
3. 儿童巫师 /329
4. 大规模教化 /340
5. 学校中的儿童 /354
6. 贵族教育 /360
7. 皇家童年：路易王储，亨利四世之子 /369

信息与现实——17 世纪荷兰油画中的儿童教育图画研究及
道德含义 杰若恩·J. H. 德克 /411

1. 序言 /411
2. 信息与现实：联合省的儿童与教育 /415
3. 结论 /433

17 世纪对圣童耶稣的崇拜 雅克·勒·布兰 /443

1. 起源 /443
2. 加尔默罗会 /446
3. 贝吕勒 /449
4. 贝吕勒的加尔默罗会 /451
5. 其他虔信流派 /456
6. 圣童与受难 /459
7. 盖恩夫人 /462

玩偶和鼓，或 17—19 世纪法国玩具史

米歇尔·曼森 /472

1. 制作的物品：生产和销售 /472

2. 描绘对象：词语和文章 /481

3. 描绘对象：图像的分量 /494

人名索引 /509

儿童史，无言的历史？

艾格勒·贝奇 多米尼克·朱利亚

7

1. 针对儿童的新伦理准则？

从1924年至今，大型国际组织的注意力总会定期聚焦于儿童世界：但这也仅限于些宣言、建议和研究，它们致力于描述各国儿童的现状，或阐述理想儿童的判定标准，从而符合有关未成年人的、定期修订的医学伦理学分类。这是一种基于愿望的主张：给予儿童一切合乎其愿望的东西，包括身体健康，生长发育所需的条件和方式，个人多元化发展、成长所需的关系网，充分发展所需的必要支持以及恢复健康的治疗等。理想儿童这一类别的历史仍有待从头书写，这是论述童年的重要章节，但是迅速浏览一下这类文献可以发现一些与童年观念相关的处理方式，以及和整个童年相联系的教育学和描述性言论的典型特征。这些字里行间所弥漫的总是一种鼓励的语调：“儿童应当如何”，“如何才是合乎期望的”，“如何是恰当的”，“人们承诺”，“人们竭尽全力”，“儿童的权利”等都是这类作品中的高频词汇。在这类特定的著作范畴中，最近才忽然出现这样一批作品：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做推论，而是分析事实；不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激励，而是注重分析不这么做会出现何种恶

果，或如果人们遵循上述建议会带来何种积极意义。¹三十多年
8 来，在来自联合国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文件资料中，²儿童的
成长条件都应当是舒适安逸、家人环绕、不背井离乡，享受思
想、信仰和言论自由，享有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物质与教育条件
和关怀，拥有自由时间以嬉戏玩耍，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和剥
削，触犯法律时根据年龄进行司法判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
按照这种新的伦理准则培养出来（还有自我塑造）的理想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1991 年的文件中有所探讨。³但是该组织
和其他组织的定期调查所揭示的世界许多地区的真实儿童与这
些国际组织的期望似乎恰恰相反。⁴

实际上，来自全球各国的统计数据和影像都足以表明：那
些幸福成长的儿童，娇惯蛮横的儿童，广告宣传的“自由”又
“幸福”的儿童，迪士尼乐园、欧洲迪士尼或者阿斯特里克斯
乐园的目标儿童群体并非最普遍的范例。如今童工依然不计其
数。⁵虽然国际劳工局从 1919 年成立以来就将使用童工视作最
严重的违反人权行为之一，并致力于将其根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在很多国家，童工是维系家庭经济收入所不可或
缺的。从某种角度来看，在哥伦比亚所见到的父子同在煤矿中
劳动，或在波哥大市场上卸水果蔬菜的影像对我们这些西方国
家来说似曾相识，正是禁止使用童工和规定义务教育的法律的
9 出现才使这一现象在西方逐渐消失。⁶但今天的经济现代化、国
际公共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监督、企业家之间与
日俱增的竞争实际上都推动了对降低劳动力价格的系统性研究，
并导致了对儿童这种最廉价劳动力的剥削。⁷然而我们能对那些
被奴役的印度儿童漠然吗？他们被家庭卖掉，或被从村庄抢走，
从 5 岁开始就在拥挤的豪华地毯作坊里干活。伊克巴尔·马薛
（Iqbal Masih）曾经是一名巴基斯坦织毯童工，母亲为还借款把
10 岁的他卖给一个手工地毯商，后来他成为反对强迫使用童工

的代言人。1995年4月16日，他在昏暗的灯光下被暗杀，而他的死引起了对造成这种奴役现象的社会和家庭机构的关注。⁸当我们看到那些尼罗河三角洲的小女孩们在漆黑的夜间采摘最完整的白色茉莉花冠，以作为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香水——的原材料时，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无动于衷？当西方恋童癖的色情旅游的发展加剧了亚洲儿童所遭受的性剥削时，西方国家最终如何能够摆脱一切责任？⁹仅在泰国就有20万儿童在家中被诱拐或在难民营中被绑架，然后被卖到曼谷（Bangkok）和芭堤雅（Pattaya）的酒店中卖淫。为了满足寻求西方所没有的“刺激”（因为在西方会遭受审判）的变态顾客的不同口味，他们遭受监禁、毒打和强暴。印度童妓数量大概有40万，菲律宾10万，斯里兰卡3万。据估测，泰国艾滋病血清检测呈阳性的人数为60万（这些数字也许被低估了），母亲为艾滋病血清检测阳性的婴儿比例为18%，预计到2000年仅泰国一个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就能达到50万。1996年8月27—31日召开的第一届关于未成年人被迫从事性交易的国际大会汇聚了来自130个国家的1300多位参与者，从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正在扩张的犯罪行业的规模如何；大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宣言，促使各国政府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一项打击“性交易者”的行动规划，但是却并未提及任何具体的司法措施。¹⁰

因此，我们也并不打算在这里描绘出一幅双连画*来对比依上述建议培养出来的孩子德智体均优的天堂美景和剥削、死亡、暴力的地狱噩梦；或者展现现在的儿童成长的条件与过去儿童所经受的条件之间的差异。在儿童理想成长规则和我们刚刚提及的无法想象的现实这两种极端之间，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一

* 双连画：一种由两幅画面组成的可折叠的画作，每幅画面上可单独描绘不同内容。——译者

些现实中的儿童，他们既没有按照完美的方式生活，也未经受痛苦折磨；也有依据人类科学和儿童知识培养出来的儿童；还有一些仅存在于历史中的儿童。对于儿童理想成长规则，我们从来都只有一种片面认识：我们在生活中应当具备各种感情、关注和聆听外界或两耳不闻窗外事、通过道听途说或眼见为实的方法来交际和学习、记忆和渴盼，简言之这就是一种总是与生俱来、每个人都要重新经历的教育，它几乎难以用言语表达，在被定义或观察到以前就已经存在。

在整个 19 世纪，以及从 19 世纪末以来，科学文化使得新概念、新意见和问题越来越多，它依据一些范例解释了儿童的真实情况，但是这些范例并非总是令人满意。尽管精神分析心理学（la psychanalyse）的解释性主张¹¹曾经是最丰富、最有趣、也是最具煽动性的一种，但它只能被视作一家之言。除了这些设想外，其他心理学派、人类学、社会学和儿科学研究（在讲述 20 世纪的章节中会有提及）都致力于儿童研究。

如今精神分析学家的注意力放在了婴儿身上，人们也深切感受到 20 世纪儿科学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婴儿死亡率不仅大幅下降，而且发达国家生育的社会医疗保健和环境也取得了巨大进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门全新的胚胎医学取得巨大突破，
11 它提出的许多棘手的道德问题都让主流宗教、思想学派或立法机构措手不及。1993 年巴黎儿童保健研究所的一位医生不就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命名为《人类胎儿的权利和义务》¹²（*Les-droits et les devoirs du fœtus humain*）吗？科学进步促使当代社会快速发展，但当今社会却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回答。总之，人们或许可以扪心自问：发达国家这种想要了解儿童，甚至包括其出生前的一切的欲望究竟意味着（隐瞒或压制了）什么？

与后面会提及的美国心理史学家的理论相悖的是，儿童史并

不是一部进步史，原因很简单，因为成人的历史并非单线进化。孔多赛（Condorcet）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中指出，历史是可以倒退的；如果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因为发生在远离欧洲的国家而显得太过“异域”的话，那么只需要想想那些已重回我们视野的野蛮行为就已足够：利用儿童乞讨，针对吉卜赛（茨冈）儿童的犯罪行为（最近意大利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逃离前南斯拉夫战场并来到我们这里的难民，都证明了社会冲突和社会断层对缄默不语的儿童的影响，以及那些小女孩因被强暴而留下的身心伤痕。¹³

我们也并不打算用一种同样虚假的“黑暗”儿童史来取代那些被媒体广泛传播的矫揉造作的虚假历史。社会符号是最含混不清的，而当下的状况也从来都是不透明的。但是儿童被遗忘的程度或许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都严重。一切都需要重新建构，但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我们所传播的既有印象。这里仅举一例，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身体和言语暴力与旧社会相比或许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儿童暴力（无论是童子军还是杀人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这好像与上文提到的新伦理准则水火不容，后者¹²将儿童假定为惹人疼爱型，他们是受害者而非刽子手；它也瞬间揭露了一种不可消除的相异性，一种打破了所有我们曾经以为最可靠的思维逻辑的野蛮与残忍。在利物浦，从法官面前押走两名10岁的谋杀犯的装甲囚车遭到了怒吼人群的铁棍和石块的围攻，车中罪犯于1993年2月12日杀害了年仅2岁的詹姆士·布格勒（James Bulger）。在这则震惊英伦的可怕的社会新闻背后，如何理解这些“儿童杀手”的行为问题仍然存在分歧。¹⁴一种最自然的倾向就是利用社会集体来进行解释：利物浦郊区到处荒凉而肮脏，工业危机和失业导致社会结构分化，家庭破裂。

2. 儿童及其历史

可以用来解释原因的正是社会因素（它肯定扮演了某种角色）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紧张对立性。这个问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回到本书：写一本关于儿童史的书意味着什么？书中综合列举了许多社会参数，这些参数和每个不同儿童的特性都可以用来理解儿童史。确切地说，我们从开始就知道与所掌握的线索相比，我们的雄心显得过于庞大。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历史中的只言片语，而把儿童当作主题也非常不易：我们所取得的关于儿童的资料（对 20 世纪尤其重要）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它需要进行严格精确的阐释。事实上，我们只是通过历史各个时期的成年人（立法者、教育学家、作家、画家、家长、自传作家等）留给我们¹³ 的有色眼镜来了解儿童，正是利用这些间接线索，我们才可以尝试去重新构建过去不同时期的儿童面貌。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对儿童物品都进行了分类、贴标签和细心排放（衣物、玩具、玩偶），但只有当我们能够复原它们的用途时，这些物品才重新具有意义。我们在时间中追溯得越久远，就越担心有更多的线索转瞬即逝，这并非因为儿童没有自己的地位，而仅仅是因为儿童概念的不同。我们涉及过组织架构不同的其他大陆：古代时期（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或中世纪）的原始资料更少，同时也最少谈及该领域。虽然我们所掌握的著作中的母亲从 18 世纪起以痛哭来排解子女生病或死亡所带来的哀伤，但我们也不能从这种感情表达的变化来推断说以前若干世纪中就缺少类似对儿童的情感。所以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本书的时间线是连续的，但我们所了解的却并非如此，书中也有各种黑洞和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或许永远无法解答）。

然而，三十多年来，儿童史文献编纂取得了巨大进步。历史人口学向我们揭示了很多对家庭结构、弃儿或避孕手段的发

明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要素。历史学家的兴趣从经济史或政治史到社会风俗史或思想史的转变，直接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私生活史上。与如今我们的各种习惯相比，人们对私生活史的观察方法已经不再是猎奇的差异法，而是连贯并带有自我逻辑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每个时期都会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联系或分隔开来。但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这种角度的转移在三十年前却并非如此明显。在这一主题方面，有一本书可以被视为具有某种突破意义的标志性作品：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的《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¹⁴，该书在欧美引起了巨大反响，使这一乏人问津的研究领域变得繁荣起来。如今所有要撰写关于儿童史著作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无论对其结论是进行批判还是接受）参考这本在史学界开辟了新领域（称之为新课题更合适）的先驱性作品。

事实上，菲利普·阿里耶斯的这本书与其之前的见解一脉相承，1948年这位人口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18世纪以来法国人口史及其生活态度》（*L'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et de leurs attitudes devant la vie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中就已经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书中有一章即为“家庭中的儿童”。菲利普·阿里耶斯以一针见血的方式指出了18世纪末的决定性转折点：“儿童就像是西哀士*（Sieyès）所见的第三等级一样。我们可以引用他在1780—1820年间所说的：第三等级曾经是什么？什么都不是。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¹⁵菲利普·阿

* 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 1748年3月3日—1836年6月20日），法国天主教会神父，法国大革命、法国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译者

里耶斯在这里想要表明的不仅是一种针对幼儿的教学法（如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教学法）和专门的儿童文学的产生，更是突出儿童在家庭内部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作者采用了一种二元视角来对比两种类型的家庭。一方面，他将一种家庭定义为“旧家庭”，它是一种负责保证财产继承的社会机构，以父权和资产管理为中心，但是缺少“家庭意识”中的情感维系：这种家庭的大量存在与父母对数量过多的子女的未来有所忽视有关系，这些孩子会很快且彻底地离开其家庭圈，寻求更广阔的天地。与这种模式相对的是依据家庭和家庭生活创造的“现代家庭”：父母的所有努力都围绕着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保证他们比自己更成功；在这些条件下，现代家庭主动控制生育，不像祖辈一样随意而无远见，这也是让他们所能支配的资源与提升社会地位的愿望相匹配的唯一方法。菲利普·阿里耶斯的设想曾认为19世纪的人口大变革，即马尔萨斯人口主义¹⁵，首先是“意识状态的改变：对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儿童的看法”。或许菲利普·阿里耶斯对于这一漫长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比任何人都更敏感，他自己也指出想要观察到一种家庭模式向另外一种模式的突然转变只是在做无用功：在他看来，这种演化进程在若干世纪里是伴随着从最高等级到最低等级的社会分化而逐层推进的。近期的城市或农村人口调查研究通过更为精确的年代测定证明他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位人口学家的探索都以渐进的发现为支撑，即可视可测的现象（即人口统计）取决于“某些隐形、隐藏到现在的从未被观察和研究过的行为方式”。对菲利普·阿里耶斯来说，“在漫漫黑夜里发挥作用的长期影响力与短期内发生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而且“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所感受到